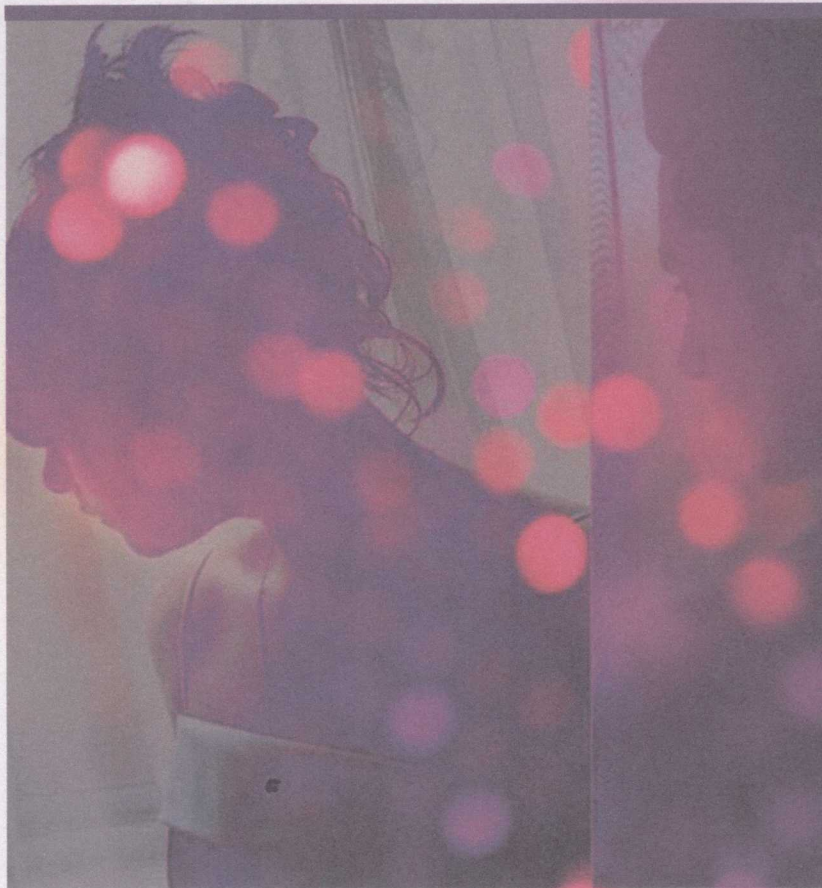


这是最火热的激情欢场
卖相诱惑，无爱不欢
这是最休闲的悠游城市
茶馆林立，麻将霍霍

成都， 说爱烫嘴

爱太烈，
说爱，
烫嘴

白沙◎著



在成都，爱情，就如麻辣火锅
吃得太快，烫嘴
吃得太慢，无味

既然注定酣畅淋漓，就必然在感官刺激中体味伤痕

成都， 说爱烫嘴

白沙◎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成都, 说爱烫嘴 / 白沙著. — 南宁: 广西人民出版社,
2009. 6

ISBN 978-7-219-06593-8

I. 成… II. 白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37129 号

总 监 制 江 淳 彭庆国
策划编辑 罗敏超
责任编辑 罗敏超
责任校对 周月华 彭青梅 张泉英
版式设计 梁颢兰

出版发行 广西人民出版社
社 址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
邮 编 530028
网 址 <http://www.gxp-ph.cn>
印 刷 广西大一迪美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10mm×990mm 1/16
印 张 15
字 数 200 千字
版 次 2009 年 6 月 第 1 版
印 次 2009 年 6 月 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219-06593-8/I·1137
定 价 22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✿ 第一章 成都,三无剩女的艰难爱情

- 1 我爱史良,并不是因为其他男人都阳痿/3
- 2 比心更痛的事,是堕胎/9
- 3 男人心里的糟粕/20
- 4 衰败的蓉城红颜/26
- 5 即将开始的潮湿/34

✿ 第二章 愈合后的相爱

- 1 即将开始的血战到底/45
- 2 勾兑无所不在/57
- 3 猝不及防的艳照/71
- 4 凯宾斯基的耳光/76
- 5 脑海里一片黄颜色/86

✿ 第三章 情深意浓

- 1 四川女人，不好伺候 / 105
- 2 被操控，而不是掌控 / 117
- 3 说爱烫嘴 / 124
- 4 款式各异的绿帽 / 138
- 5 杨小霞栽了 / 144

✿ 第四章 爱是把双刃剑

- 1 成都，如此寒冷 / 157
- 2 天杀的意外 / 166
- 3 我无法原谅你 / 173
- 4 谁在报复谁 / 178
- 5 生活惨不忍睹 / 183

✿ 第五章 无法追回的爱

- 1 无法抑制的疼 / 193
- 2 没有以后了 / 199
- 3 超度失去了爱只剩下欲念的灵魂 / 206
- 4 Goodbye, my love / 211
- 5 为了爱你，把尊严也丢了 / 218
- 6 一切，消失！ / 223

第一章

成都，三无剩女的艰难爱情



◎我爱史良，并不是因为其他男人都阳痿
◎比心更痛的事，是堕胎
◎男人心里的糟粕
◎衰败的蓉城红颜
◎即将开始的潮湿

第一章

陳天三 著

「我用寂寞而无聊的长途旅行为自己疗伤，生怕自己内心从此

残疾，其实我还是挺爱自己。可是我分明感觉到自己在枯萎。」



1 我爱史良， 并不是因为其他男人都阳痿

当一切幻觉消失，我就清醒了。

当史良跟我说：“漫漫，我要走了。”他轻而易举地便摧毁了我自以为是的爱情，或者，那本身不是爱情，只是我一个人在别人的故事里的独角戏而已。

五年，我流光溢彩的最美好的光景，硬生生成别人历史里的痕迹，终要被淡忘，也终将成为我心里丑陋的伤疤，似乎要长久地疼痛难耐。可是我知道，时间会抹去一切，疼痛总会消失，医学如此发达，很少再有顽疾成为不治之症！

可是，经历折磨之后，我们就像失去水分的花，没有了鲜艳的光泽。女人的悲哀，就在于此。

我面对史良，用假扮的落魄掩饰内心的沉沦，他却不敢直视我的眼睛，两人就那样长久地僵持着。“史良，”我叫他，“我放你走，这样的结局，我其实一早就知晓，你的心不在我这里，你早该走，现在说，不晚！”

窗外一片漆黑，史良只是静默地喘气，我与他对峙着。我想，这么多年我用尽力气去爱他，他说不要就不要了，看来，他胸腔里装的，果真就是冷硬的石头。

我转身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，温情已无法挽回，当断则断，这是我陆漫漫一贯的风格。我极力隐忍疼痛，不让眼泪坠落，“史良，这房子是你的，我不会要，你不爱我，让我离去，这种做法是对的，总好过你不爱我，却让我守着你一辈子。”我给史良递去一支烟，眼神对上他即将躲



闪开的眼神。

我们都无法与不爱的人共度一生，因为长久的欺骗，是辛苦也是可耻的事情。

史良即将迎娶他一直无法遗忘的女子。她终于回来了，出国四年，她还是选择回到中国，回到史良身边。

他们在我眼皮底下暗度陈仓长达一年，我不是不知道，只是给史良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希望他认真考虑和选择，我认为我陆漫漫用五年的时间，废寝忘食、呕心沥血地对你，你史良总还是可能会爱上我，多少还有点感动。

可是我又错了，不爱就是不爱，妄想总容易扑空。

人也是要脸皮的，原来是我挡在了两个相爱的人中间。一个人的成全，换来两个人的幸福，平庸的我无力做惊天动地、名垂千古的大事，只能偶尔伟大一下，我把史良还给了杨小霞。

或者说，杨小霞只是把她的爱人暂时放在我这里，现在她回来了，我应该物归原主。

我在无限的悲凉和绝望中摸黑配合史良做了最后一场爱，他在我身上像奔跑的野兽，凶猛而激烈，在他爆发的时候，史良俯在我的耳边，他说：“漫漫，我爱你！”

这是他一贯的表现，我曾经一度地信以为真，可是现在，我知道他说的是假的，他会对每一个被他压在身下的女子不加抑制地吼这么一句，再诚实的男人，在床上折腾的时候也会虚伪地哄哄女孩子。

我依然为这不真实的三个字哭得一塌糊涂，因为史良不知道，在杨小霞之前，我就爱上了他，我只是，慢了杨小霞一步。

大学的生活与别处相比，特别的颓废。在我们的前几届，避孕套堵塞下水道已不是什么新闻，到我们入学，快速恋爱、快速同居、快速怀孕、快速堕胎、快速换恋人已经成为一种默定的时尚，这种时尚在以休闲为主流生活的成都更为流行。杨小霞就是走在这时尚尖端的领军人物，



与她同寝室的一个月，看她招摇地换了一拨又一拨男友，因为她有资本，妖娆的身段、凝脂般的肌肤和黑亮的大眼睛活活能把人摄了魂去，刚进校不久就有男生为了她打得头破血流，当事人之一就是史良。

那天刚好是国庆长假的第一天，学校像被清空了一样，仅剩寥寥数人，校外的小餐馆也无往常的喧闹，冷清得像是世界末日，可是当杨小霞晃荡着白花花的长腿出现时，还是急速地攫住了为数不多的所有异性的眼球，包括坐在餐馆外喝着小酒的史良。杨小霞温婉地在史良近处坐下，点菜，纤细的手指夹着香烟，她给了史良一个不经意的笑。如果单单是这么一个妩媚的笑容，生性内向的史良不会从此发掘出爱情的良机，可是在这时偏偏戏剧性地跑出两流氓，他们在观望一番后，对美女杨小霞进行了挑逗，再进一步地骚扰，不断感叹这婆娘长得还真巴适（好，漂亮之意，四川人使用率比较高的词汇），据说流氓感叹的时候口水都流了一地。当那只淫猥的手正要进一步探入时，英勇的史良激愤地操起酒瓶砸了过去，噼里啪啦孔武有力。可怜那两个扮演流氓的角色，没料到被动与他们演戏的史良把这英雄救美演得如此惨烈和悲壮！

这本来是我为自己和史良策划的故事序幕，却不料被同寝室的杨小霞提前抄袭。其实是我先发现史良的，这个阴郁而俊朗的邻校男子，我几经周折打听到他独爱长腿美女，破釜沉舟，为此我专门购买了热裤和短裙，专门摸索观察了史良的生活作息，无休止地向我心目中的恋爱专家杨小霞讨教，可最终，成就了他和别人。

杨小霞经历了史良后就如跳出火海的青楼女子，专一而刚烈，我在她情不自禁的幸福言语里甩门而去。她说，有了史良，才知道别的男人都是接近阳痿的，她已经开始沉沦！

我和杨小霞从此形同陌路，我换了寝室，不痛不痒地开始结交男人，顺应了大流。

有时候想，史良是一种救赎，杨小霞遇到他，得救；当杨小霞离去，千回百转，我也只有了史良唯一一个男人。

可是我爱史良，并不是因为其他男人都是阳痿。



我仅仅是爱他！而史良并不知道。

失去史良，我把生活过得浓烈而丰盛，平日里被我冷落了的 friends 都被我急急地召集，一宿一宿地买醉欢唱。我想，原来失恋真的可以改变一个人，我爱史良，爱得心力交瘁，他在我身边五年，仍然没爱上我。如果两个相爱的人因为外界原因而分开，那么失恋的痛，是唯美而伤感的；但如果是我和史良的这种情况，就是苍白和可笑的。

在别人的世界疯狂演绎自己的痴情，有什么值得安慰？

我索性把工作辞了，我觉得在独自养好情伤前，做任何事情都是一种负累，对不起老板发的工资，跟混吃等死一样！

然后我决定去旅游，整理了衣服和相机，把当初欢天喜地背着史良存的五万块钱全部取了出来，我想把它们潇洒地挥霍完，我就痊愈了。这钱当初是要准备结婚用的，现在，男人都没了，我还留着它在银行里日积月累生儿子吗？等银行这厮的利息，跟难产一样。

首发地点，是海南，我曾经在史良耳边嘀咕了无数次的地方，终于要成功成行，可惜只是我形单影只。

可是在出发前，我发现自己怀孕了！这立即让我苦恼万分，如果告诉史良，会出现两种情况：第一，他认为我骗他，有想挽回他的动机。第二，我只是让他知道，希望他内疚。这两种情况都会让我在他心里更加不堪，因为他这次是坚决不会回头了，相处五年，他中杨小霞的毒到底有多深，我清楚得很。

我用大度维持了在他心里对我仅存的温情。从头至尾，是他负我，但如果我横亘在他和杨小霞的爱情小道上，那么无疑，我就变成了活脱脱披头散发的梅超风，丑陋得很。

我终究决定自己解决，找了在医院工作的好友肖淼，给她拨去电话：“你安排最快的时间给我做了，我急着出远门。”

肖淼说：“你娃想自虐啊？”

我无言以对。

挂上电话后，我想着该不该去买张彩票，要知道，我好几年没遇到



这样的运势了，想想要是真中了，那也算是一种慰藉，何况有句话不是这样说的吗，情场失意，赌场得意。

我火速赶到街尽头的彩票销售点，里面已经围了一圈人，有个老太婆正享受着众星拱月的待遇，只见她闭目晃脑，一言不发，一群善男信女都眼巴巴地盯着她，严格地说，是盯着她的嘴。

我倍感疑惑，问：“老板，这老太婆是什么来头？”

“呵，戴半仙你都认不得哇？准得很哦。”

我突然记起许久前风闻的街边小道消息，据说有个老太婆灵得很，预言了三场车祸，最离奇的是，她居然预言了双色球的号码，只是她自己没买而已。

看来传说中的半仙就是这位老太婆，不过我怎么看也没看出她有什么仙风道骨。

“戴婆婆，你看今天出啥子（什么）号？”有人终于忍不住，虔诚地问。

“嗯，我再观察下哈。”

所有人都整装待发，紧张地握着笔，看着神仙的嘴，神仙又摇了会儿头，突然就睁开了眼，口里念念有词，“01，03，05，17……”

信徒们刷刷刷地记着，生怕漏了一个数字，仿佛五百万已经在向他们招手。

半仙慢悠悠地端起茶杯抿了一口茶接着说：“这些数字不会出，其他的，都有可能，也说不准哈！”

我“靠！”了一声，把记下的数字递给老板，“就买这个。”半仙和信徒们不可思议地看着我，我又对老板肯定地说了一次，“就买这个！”

这可能伤了半仙的自尊，她慢悠悠地走到我跟前，盯着我的眼睛，“姑娘，你近来不畅啊。”

我心想这不废话嘛，生活不如意事十有八九，每个人每天都会遇到不顺畅的事情，就算今天没遇到，昨天总遇到了，昨天没遇到，明天铁定也会遇到的。

我哼唧着敷衍了下半仙，抓了老板递过来的彩票就往外冲。



半仙在我背后继续说：“你这一年有大劫啊，影响一生！”

是啊是啊，已经在劫难逃了，被人抛弃了，明天要堕胎，后天要出行，回来后就一无所有，当然是大劫！

我其实不是个迷信的人，可是被那半仙一说，心里就开始难受，家也不想回了，一路垂头丧气沿着街往前走，最后索性在一个路边的茶馆坐了下来，让老板给泡了杯青山绿水。

坐到天黑，我终于体会了茶馆里“泡”的意境，成都人的坐功深厚得让人瞠目，几个小时都不挪一下屁股，果然是“杯里乾坤大，茶中日月长”，当初我和史良，大部分培养感情的时间都丢在这茶馆里了。他比我还热衷喝茶，特别是对功夫茶，如火如荼地热爱着。曾经有几个女子打擂比武功夫茶，我费尽周折搞了两张票贿赂史良，也是从那次后，我也跟风爱上了喝茶。我想无论是谁，见过那场面都会爱上，她们摆茶船、放茶碗的动作一气呵成，高难度地把装满开水，有一米长壶嘴的大铜壶玩得团团转，先把壶嘴靠拢茶碗，然后猛地向上抽抬，一股直泻而下的水柱冲到茶碗里，再然后伸过来跷着的小拇指，轻轻一翻，茶盖就翻了个跟斗似的合上了，那手法真是叫绝。表演的花样有什么“苏秦背月”、“蛟龙探海”、“飞天仙女”、“童子拜观音”……让人眼花缭乱。技术高超时可以扭转身子把开水注到距离壶嘴几尺远的汽水瓶里，刚好灌满，外面点滴不漏，和古文里那个卖油翁的技术不相上下。当时我们坐在一条长条凳上，凳脚有些摇晃，周围的人不时欢呼雀跃，史良看到精彩处倏地起身鼓掌，凳子变成单向受力，我惨烈地摔向地面，掌声太大，掩盖了我的呻吟，我面子太薄，在史良还没发现的时候迅速起身，在他面前，我习惯了不撒娇不叫屈。

其实，一开始，我就在劫难逃。

戴半仙说的果然不错，当晚开奖，我连末等奖都没中。



2 比心更痛的事，是堕胎

叉开双腿的时候，我把一大块棉布咬到嘴里，蒙着口罩的肖森问我：“你真不用打麻药？”我决绝地摇头。

冰冷的钳子伸进宫腔的时候，我的身体本能地惊惧战栗，一旁的肖森眼神复杂，她说宝贝你千万别乱动，很快就会结束的。

短暂的时间因为深重的痛变得无限漫长，每一秒都仿佛被定格，汗水终于像黄豆一样从身体冒出，滚落，可是眼睛一直干涸。我想，原来，失恋并不是想象中的那样让人椎心泣血，这个世界，还有更痛的事情，那就是，堕胎！

完事后，我在门诊的病床上躺了近两个小时，然后捂着小腹晃悠着走出去，肖森眼里憋满泪水说：“你躺到我下班行吗？我送你回家！”

我摇头：“我还得回去收拾收拾！”

在医院门口，撞见快两个月未见的史良，那时候阳光刺眼得很，我觉得头重脚轻软绵绵的像踩棉花，史良叫我，他说漫漫。声音迟疑而轻缓，我以为是错觉，我说哦，然后史良再次叫我，我就确定了那确实是史良，他说：“漫漫你怎么了？”

我无端地对史良笑了，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想笑，我在史良莫名和些许尴尬中对他说，“你没看见吗，我生病了，虚得很。”

“生什么病？”他的语气生出柔和，把我拉回到过去，仿佛他还是我的男人。而我看到他手里的化验单，“你也病了？”

史良摇头，他缄默了一会儿告诉我，“小霞怀孕了！”

我突然就发不出声音，但我想史良的小霞怀孕与我何干？他们的生



活与我何干？我的飞机是明天中午的，现在回家，可以直接睡足二十个小时，那个时候身体应该不会再流血了。

我把史良抛在身后，默然无声地离开。

春天了，成都还没开始暖起来，不知道到何时，我心里的那片冰凉才会被融化。

在机场安检的时候，我的电话响起，是史良的，我犹豫了一会儿，还是接了，可是那头却是女人的声音：“漫漫，我是小霞。”我淡淡地答，知道。

小霞要和史良结婚了，婚礼在一个星期后举行，邀我参加。

我合上电话，一个星期后，我想我那时候应该还在海南。

机场巨大的落地玻璃外，一架一架的飞机正稀拉地杂乱排列，断断续续地拔地而起。我看了看时间，离起飞还有一会儿，而且有延误的可能。当初史良背着我接杨小霞的时候飞机也是延误，延误了一个多小时，史良像在热锅上被炙烤的蚂蚁，急躁不安，左顾右盼，那时候我躲在离他不远的地方，冷冷地看他。我无意中瞄见了杨小霞给史良的邮件，她说要回来了，想他，希望能在机场看见他！

空气里传来广播的声响，果然是班机延误的信息。

我拉着行李箱走进吸烟室，里面寥寥坐着几个男人，有秃顶的，有大肚的，有表情猥琐的。我突然觉得自己现在看男人似乎热衷于挖掘他们的残败面，有何不可呢，人始终要在岁月里枯萎，史良也会，保不准哪天再见，他就已经是“残花败柳”。

陆漫漫终于也恶毒起来，我咧嘴笑了。

抽出烟的时候，我才发现没带打火机，四处看了下，每个人的表情都漠视周遭，如果我找谁借火，肯定会被他们自恋地认为是搭讪，但我用这样的手段向史良借过火。现在我叼着烟，鼻孔无辜地吸着各种肺里喷出的混了二氧化碳的二手烟雾，小腹突然坠痛，我蜷着身子，有些无力地靠在椅子上，头微微上扬。

终于有人凑过打火机，啪地蹿出老高的火苗，我深吸点上烟后说：



“谢谢！”

在伤痛中抽烟会上瘾，登机前，我把大半盒烟全给干掉了，痛快淋漓！

起身的时候，有人要脱外套给我，刚好是点火的人，男人说，“你把它围在腰上，你裤子脏了！”

我们表现得像默契的多年情侣，我也没有多说话，照着他的意思把衣服系在了腰上。

内心有憋屈和伤痛，笑容也会变得苍白，他客气地问我：“生病了吗？”

我生病了吗？我也不知道，所以只好向他摇头。他笑了，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，说实话，这个男人的笑容很明媚，是那种能带给女人怦然心动的笑容。

我一直是个好色的女人，可现在，我内心却连一丝涟漪都没有。

我是麻木了？

在海南文昌的东郊椰林，我晒了三天太阳，白花花的太阳光线毫无阻隔地倾泻下来，一棵棵笔直高挺的椰子树看得我眼睛都花了，海边的小木屋里潮湿而陈旧，远没有它外表那么香艳和古典，就如裹了长长纱裙的我，长发垂落，内里却绵绵地流着污浊的血液。

肖森打电话问我可不再流血？我说已经很少了！

合上电话，我面对着不远处的银白色沙滩，无聊地想起往事，那幼稚颓唐的、青春绽放的大学时光，像漫漫而来的潮水，在心里波澜不惊地暗涌。

我想起我的第一个男人，形象零碎得已经无法拼凑，只深深记得他的眼睛，像极了史良，可惜长了对招风耳。女人在若干年后，都无法遗忘她的第一个男人，而我只用了几年的时间，就把那本该刻骨铭心的第一次淡忘得落花流水、面目全非，他是不是很强悍？是不是很持久？他喜欢哪一种姿势？

我发现我是压根没有记住，只是撕裂般的感觉还依稀尚存。



我想起从前杨小霞和我杠上非要夺了史良，也是很不争气地为了男人。她的新欢是一外企白领，在我们学校进行出国前的外语培训，某日一起吃完饭后，突发奇想转战对我发起猛烈而隐秘的追求攻势，因为杨小霞曾开玩笑地告诉过他，“你看陆漫漫这严严实实的家伙，迄今为止还是一个处！可人家还买了超级短裤，看来快破了！”那时候我在男人不经意的惊鸿一瞥里满面绯红，杨小霞说的是事实，我想为爱慕的男子史良献身！

可那一个“处”字，让她的新欢内心激烈荡漾，似乎还想入非非，莫非他当初在想，天啊，终于遇到处子了！

新欢想要脚踏两只船的暧昧行为最终激怒了杨小霞，打翻了她的醋坛，伤及了她的自尊，她明枪暗箭，杀得我片甲不留。

可她和史良，不管起因如何，后来两两相爱，是明明白白、真真切切的。

一个契机，可以搅乱整盘棋。

去往三亚的大巴上，我接到陌生的电话，一接通，对方告诉我他叫方扬，我听成了放羊！我刚想说你放羊与我何干，对方男子就说：“我借给你衣服！”

我突然想起在成都机场，他脱下衣服让我遮住裤子上渗出的血迹，我缓和了语气：“哦，谢谢，我把衣服还你吧，只是还没洗！”

方扬在那头爽朗地笑了，他说：“不用了，费了好大周折才从机场打听到你电话。”我想起订票时留的号码，如果真要找我，确实有点像大海捞针。

方扬让我拿出他衣服兜里的名片夹，帮他抽出其中某某的名片，然后告诉他电话，我在狭窄的车厢过道局促地做着他指挥的事情，摇摇晃晃中把名片扯散一地，找到他要的号码，“好了，你可以记一下。”方扬在挂上电话前又问我：“你在哪里？我们坐的是同一班飞机，如果在三亚，可否聚一聚？”